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七十七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上 宋 袁樞 撰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王始得中原志

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喜音律故伶人多

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
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
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
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
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
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
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
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

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
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
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
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
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
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

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
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
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
藩鎮皆憤怒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

使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
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
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
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

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
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
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
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
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
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
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

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求多所推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勲舊有求官者崇

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

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

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

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

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蝼蟻足以制之

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

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

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

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
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
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
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
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
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勲臣
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摠管李嗣源
求解兵柄帝不許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

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
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歛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
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今
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况益以稱貸
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
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
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
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

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
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
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
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
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
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
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
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

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
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
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
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
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
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秋
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
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

得行其志重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
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
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
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
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
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
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

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

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為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

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摠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

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

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
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
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
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
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
上勅敵未滅深念讎耻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
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忌
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

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
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
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
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

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
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
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
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

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

蜀王出降

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

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樸相從反咕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

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
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
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
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
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
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
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從
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

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
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
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脩繼
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
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
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 丙子以知北都留
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帝
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

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
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
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
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
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彥
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
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

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
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
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
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
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
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餓死
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
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

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
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
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
豆廬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
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
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
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
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勅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

能行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

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
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
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
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
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
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
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

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
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
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
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
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
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
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
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

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

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勾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

宗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
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
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
讒人獲罪矣正月癸亥繼麟入朝魏王繼岌將發成
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
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
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勅獨以皇
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宗

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潞陽張

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摠軍政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
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羣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
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
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言辭怨望
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有告變言李
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
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審漢

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
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
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
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
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
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
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
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

奇亦為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

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
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
駭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成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
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二
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
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
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
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

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
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
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
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
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
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
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
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奏朝廷若天子萬

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

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

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

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

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
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
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
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
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
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
至泥溪紹琛至劔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
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劔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

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奏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
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
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
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顥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
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
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
何建崇擊劒門闕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
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

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
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
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
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
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
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
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倅斬而還由

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丁未李紹榮以

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
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
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
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
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
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
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
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勲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

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摠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

紹琛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袁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

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

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
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
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
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
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
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

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
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
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
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
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
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
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
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李嗣源之為亂兵所

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
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
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
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
嗣源出遂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
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
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
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

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勣勣先誘而殺之

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
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
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
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
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
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
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

雖藉武功亦由天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自

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

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奏

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
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
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
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
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
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臯
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是
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

人奉為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
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
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
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
鵲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
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闕東招撫之帝從之 乙亥
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
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

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
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
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
至白臯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
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
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
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
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

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

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犇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罍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

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
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
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
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
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
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
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
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

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

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
皆釋甲潛遁獨散負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
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鷹坊
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求水
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
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
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
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

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犇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罍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

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
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
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
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
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
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
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
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為人所

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犇晉陽 辛卯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命

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

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

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

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

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

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
屬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
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
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
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
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
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百官上牋啓嗣源
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

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小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

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
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犇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
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明日永
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
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
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
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
子繼嵩繼漳繼蟾繼堯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

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
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
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
征蜀軍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
為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
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孔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
廢租庸使及內司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
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

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

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
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錢已斷浮梁循水浮
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
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
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
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為華州
都監應接西師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

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
營部監李從襲彦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彦鎔還鎮
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
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冲下獄欲殺
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
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紹真由是稍沮 辛
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並放歸田
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

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
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
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
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
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
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
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
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

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
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
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冊百官吉
服稱賀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
死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
各令退營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
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
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

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
四節聽貢奉毋得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
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宦官數
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三月
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丙子
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
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於雍
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為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

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
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已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帝目
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
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
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
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
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戊寅以
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

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

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
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
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
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
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
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

矣他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園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園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園曰今方乏人協且備貲可乎園曰明公捨李

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蘓合之丸取蛭蟻之轉也循與重

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

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已郊

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

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

於戶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

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

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

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園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園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園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

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園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

國使者至磁州圍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

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懷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

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
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帝屢言之重誨
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
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
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
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
使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
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

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
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
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
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
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
卿此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
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已未以珏為左僕射致仕
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鎮

四年 皇子右衛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以從璨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丙戌賜從璨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為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十月丁酉韓澄

遣使賞絹表乞朝廷命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
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
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
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戍戍以福為朔方
河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為福更他鎮
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
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
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喙等將兵萬人

衛送之審崱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

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
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
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
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
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於
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
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
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

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
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
知為重誨所構馳入自明加安重誨兼中書令李
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
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
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
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
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恐而退他日趙鳳

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家
貧賴此小兒捨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
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
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何用
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
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
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
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

皆咨琦而後行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

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秋八月

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

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

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

陛下勲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

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

相泣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

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安重誨久
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
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
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
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
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
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
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

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
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
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
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安重誨如故十二月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安
重誨請自督戰既行石敬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
然之

二年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

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
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
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
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遣敬
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
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
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
召重誨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

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辛丑以樞密使兼

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 三月

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 護國節度

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犇河中壬

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
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
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
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
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
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
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
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

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搥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搥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安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弒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
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
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
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
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
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

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
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
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
陰為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
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贊貳贊密奏
之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贊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
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

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秦王從

榮為人鷹視輕眇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為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

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
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
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
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
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
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

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
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
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瓚自以左
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銳諂諛瓚獨
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為傅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
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
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
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

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
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
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已卯從榮見上言曰
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
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
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
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
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

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勲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

成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

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

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樸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

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

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

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
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
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
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
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
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
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
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

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

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
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
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
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
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
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
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
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

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
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
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為我部閉諸門
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
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
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
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
鐵掩心擲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

佐皆鼠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
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
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很伉岳嘗為之極言禍福
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
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
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
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
咽曰吾家事至此慚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

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

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
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
贇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
劉陟判官司徒詔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
李瀚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
居敏推官郭駿並貶官瀚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文蔚
建安人也文蔚犇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
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

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
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

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
北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
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洛
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

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是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為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語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

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享年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

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

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路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甲寅以

王淑妃為太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

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
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
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
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
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
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
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
判官滴河馬肩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對曰君

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
衆哂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
立少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
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
以濟之路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
之相結遣推官郝誨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
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
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

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詔等以狀聞
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
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
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
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
步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為商
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
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為馬步

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劉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

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

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
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
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
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
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
劉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
詬反攻之虔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

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
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
團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
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
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
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
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
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趣潼

關遂雍鄴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納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犇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

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
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
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冠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
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
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
兵迎降為已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
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
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

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

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
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
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
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壬
戌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
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
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
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

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繫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閬州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

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

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
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
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
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
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
之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
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
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

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犇魏州召
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犇陝初帝
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
將北渡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帝以五
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
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
闔門不行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
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

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
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
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
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
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
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
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
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

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

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贇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贇問

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
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
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贄
之言告弓箭軍使沙守榮冉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
愛壻富貴共之今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
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
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
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

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

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

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

王有舊恩至渑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

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壬申潞

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

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

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
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
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
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
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
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
王政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
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政請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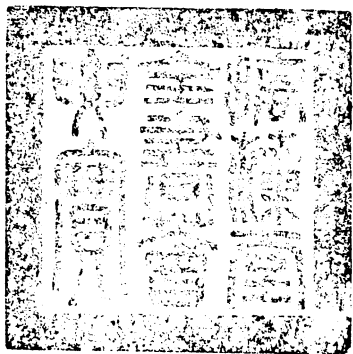
京城民財以足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
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
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弘贄遷閔帝
於州廨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
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贄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
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
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
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

孔妃尚在宮中王巒既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石敬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誅藥彥稠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王力戰立

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
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
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
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
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
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
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
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

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經護從至陵所宿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璧